

当代作家文库·第14辑

父亲的骨伤

马宇鹏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父亲的骨伤

——

——



父亲的骨伤

马宇鹏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亲的骨伤 / 马宇鹏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11

(当代作家文库. 第 14 辑)

ISBN 978-7-5059-7924-6

I. ①父… II. ①马…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4278 号

书 名	父亲的骨伤
作 者	马宇鹏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卞正兰
印 刷	三河市宏兴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5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7924-6
总 定 价	198.00 元(本册:25.00 元)

你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请秦雪刚先生指正

尹文范

尾序

2013. 2. 8

叙述就是寻找

——序马宇鹏作品集《父亲的骨伤》

聂尔

马宇鹏又要出新书了。这回还像上回，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一样都不能少。写作之于他，如同人们常说的，那是一种耕耘，为的是收获，而非放弃。

文学只是生活中的一件事，它远非一个人的全部。对此我现在不仅能够予以宽容的理解，似乎还比从前增添了几分同情，乃至佩服。

我佩服老马这样善于经营生活的人。他孜孜不倦地从每一寸土地上去发现黄金，并且他果真就发现了。他的身上始终有着一个翻山越岭少年的影子，那个少年是去挖药材和割荆条的。少年时代建立起了每个人生活的哲学，这个哲学比从书本上学来的哲学更像哲学，并且更管用，因为它流淌在血液里；我更佩服老马的是，他双眼紧盯着土地，同时却又可以望得见天空，

2 / 父亲的骨伤

仿佛他不用直起腰来就能看得见一切。我佩服他这样接地气儿而又爱文学的人。

老马每天下班以后，都要骑上他的老旧摩托车，摩托车后座上坐着他的妻子，他们奔往晋城一中，陪伴在那里读书的他的孩子，数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单位同事没人不熟悉他的口头禅：晚上还要去一中呢！第二天早晨，他风驰电掣地回来了，要赶上单位的班车来上班。这是他的生活细节之一。人们常拿这事儿打趣他，但是，老马是无法被冒犯的，因为他是一个温和而又坚定的人，他的有几分狡黠的明亮眼神，不会因为任何事而黯淡下去。他的文章里父亲重伤，哥哥病逝，横河老家的这事那事，都不能对老马飞奔的姿态产生影响。他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人。同时他也一直在写作。写作是和生活中其他事并列的一件事。我和他探讨写作时，他望着我的样子，仿佛在无言地告诉我，他打理好地上的一切之后，就会呼扇起翅膀飞到天上一阵子，但他不会忘记飞回来。

他的样子使我想起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里描述的那个在墓碑中间轻盈跳跃的人，他之能够跳跃于死亡之上，因为他是一个哲学家；我还想起我的同事老贾讲的故事：一个死刑犯在被押赴至刑场时，从一个宽的水洼上一跃而过，为的是不弄湿鞋子。死刑犯的一跃，在雨中围观的人群里，如同一条最高指示那样迅速地传扬开来，人们惊讶于他那轻轻地一跃时，阴霾的天幕就被突然地拨开了，如同一道闪电。

每当老马拿着他的又一篇新作来找我“提提意见”时，我就会产生上述的感觉，我顿觉我的周围并不全然是令人憋闷的

高墙。于是我欣喜地打开他的又一个横河故事，且看这一回他又将如何叙述……

关于马宇鹏，老贾说过一句话。那是我和他站在河南平原的一棵小树下躲避七月的炎热时。老贾说老马，“性情还在”。被笼罩在如此那般考验我们的天空之下，我都不好意思向老贾承认，听了他的话我内心的震动：生活泯灭了许多人，只有少数可得以幸存，我们会是这少数中间的一个吗？会永远是吗？因为什么老马“性情还在”，一定是因为文学吗？是文学艺术终究会使人变成一切障碍所粉碎的弱者，还是强者的僵硬面孔有着黑色墓碑性质，因我们的周围墓碑林立，从而使得那轻轻的跳跃变得生动而又超越呢？

对于老马这样的文学写作者，无论他写的是什么，怎样写，我都觉得惟其有了这样一种可见的向上的愿望和姿态，有了这样一种不断地在地上的腾跃，才使得我们对自身的同类能够有相识、同情和勉励，才使得我们不至于被普遍的他者的冷漠完全淹没掉。我们甚至有希望在高于地面的某处相遇相知。我们的生命中的惊喜难道不就是这样来的吗，否则我们会多么的沉闷，无聊和孤独。

我特别想要说到的一点是，老马有着很强的文学荣誉感。这一点也时常会令我感动。已经很少有人有这种以及其他任何一种荣誉感了，更很少有人会看重这个。但他的文章得到转载，进入选本，或者得奖，甚至他只是参加了一次作家组织的活动，都能令他兴奋许久。看他的样子，仿佛一个少年的形象从他体内冲将出来，在我们的面前跳跃，生活的重轭于是顿然掉落在

4 / 父亲的骨伤

了地上，一种天真重新回到我们之间。他的这种表现成为他的环境里的小幽默：人们开心地围观一个领到了奖状的孩子。但是，有谁能够意识到，犬儒主义的灰色天空正是在此时被撕裂开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老马的文章。他擅长写他家乡的人和事。置于本书之首的《父亲的骨伤》，在他刚写成初稿时我就看了。我震惊于现代化进程之下的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的命运，这种人我们称之为“农民”。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农民仍旧是一种原野上的生存者，如果没有老马式的书写，他们便不会浮现在城市的和现代化的视野之中。他们的生与死，他们存在的意义，几乎处于社会主体的意识之外，除非他们成为进入了城市的农民工，这时他们便成为了城市的“他者”，遭到蔑视或者同情。老马的父亲是一个永远的农民。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去深山采药时跌断腿骨，一个人挣扎在灌木丛中，是一个聋哑人发现并救起了他。这个情节并非完全巧合地具有了象征性：我们对于这样的人的灾难是失语的，如同聋哑人那样无法言说，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连聋哑人那样的行动力都是缺失的——旷野上有多少人在独自挣扎？那些有着农村父母的城里的儿子们，读到这样的情节时定会比我有更多的触痛。

像我以前评论老马时说过的，他是一个一条腿插在乡村，一条腿走进了城里的人。这回读他即将出版的书稿我更明白，人和故土之血脉相连，除了血和情感的联结，还有一种伦理的关系。比如老马的家乡人会以“脸太大”或“脸不大”来评价那些昔日的故乡人今日的城里人，如果他们认定某人“脸太

大”，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老马在《锁哥》一文中明白无误地写道：

“这下你就完了。哪怕你在城里，就是一尊金佛，在他们眼里也是一滩没人味的臭狗屎。这种情绪还会传染，会口口相传，到最后，人们便会孤立你、冷漠你，不愿意再亲近你，把你远远的搁起。像是要静静地、幸灾乐祸的看着你这种人，将来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这种群体性审判，是温柔敦厚传统乡村礼俗的另一面，自有其残酷性。如果一个人如老马，坐在城里，面对乡村，他就会处于这样一个伦理的位置，始终面对着可能的道德愧疚。但是，并非所有的农民的儿子都像老马一样，因为这样的一种道德评判，在城里，在所谓的现代化生活中，已然失效了，甚至在现时乡村是否真的如老马说的这样有效力，也是可疑的。既然一切都可以毫无疑问地加以背弃，更不必说这样一种老旧的道德了。

实际上老马散文里的叙述者，有时也会是一个略含反讽意味的“我”。他并非全然地是一个道德之我。他对乡村既有感情，也有观察，他的判断是犹疑的。他需要寻找一个道德和思想的高点。他的叙述正是这样的一种寻找。

以前我曾告诫老马，只要写的是二十年前的往事，它就会天然地具有文学性。现在我想跟他说的是，如果能够以反讽的目光观看自我，一个“我”之中就会生出无数的“我”。那个

6 / 父亲的骨伤

憨直的故乡之“我”才会真正地强壮并且会思想。而这正是现代文学养育我们精神的最重要方法之一。

2012年7月25日

(聂尔，著名作家，现居晋城，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晋城市作协主席)

目 录

叙述就是寻找(序) 聂 尔 1

第一辑 乡土沧桑

父亲的骨伤.....	3
锁哥	10
蛋儿	18
老王	27
感受大寨	33
中国印	37
就在地震发生时	42
逝事如风	49
旅途上的女儿	53
兔年狗事	57
去南京的路很长	62

第二辑 人生悲喜

闯入的家亲	69
后沟轶事	98
乱了了的头发	118

第三辑 家园情怀

满腔深情为“三农”	133
为中国气化蹀路	144
铿锵玫瑰	179

第四辑 时光随想

我和文学之缘分	199
春有百花秋有月	207
走进那块方阵	212
温暖我生命的阳光	218
回到生命的原点	222
记忆,就是文学	聂 尔 225
在求真求美中行走(后记)	230

第一辑

·父亲的骨伤·

乡土沧桑



父亲的骨伤

小满节气的前几天，我的心绪一直都能感觉出时有不宁，心烦意乱。

我猜想在我的周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并且这事一定会与我有关联。什么事呢？不知道。但我肯定这事说不准还会是件大事。它或许在世间的某个地方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只是受到多种不确定因素的阻塞，暂且还不曾传导到我的生命里。作为人世间小小的一个生命体，有此等阅历者，实在算不了什么。我们芸芸众生不是每天都在这样的生活中，大洗牌一般地生息度过吗？我们就在这样的生活中，阅历着悲欢离合，体味着人情冷暖，洞悉着万物万事，识别着真假朋友。直至走到每个人生命的秋天、生活的尽头。

这种特别的心绪，在我的生命中以前也曾经出现过好几次，后来的事实表明，每次它都是会裹挟着‘撕心裂肺’的悲伤来侵袭你，这种侵袭，不是你愿不愿意接受，它的强大和蛮横，迫使你必须在猝不及防中无条件的去全部接受，消化应对。去感知它给予你的、毫不吝啬的“关注”。很多人把这种解释不透的东西，叫“心电感应”，意思是你的最至亲的“关联”，冥冥中，受到了挫折或

者毁灭性的伤害时，用滴血的心向你发出的求救式的、告别式的电波。这是不是需要破疑的生命密码里的东西，我不知道，但我信。

多年前的一天，我刚好三周岁的女儿，在我的临时住地莫名其妙地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收到了一份加急电报，被告知，我的岳父在那天夜里不幸去世。我们全家恍惚地回家奔丧时，心中升起的是说不清的疑团和感触。又有一次，我晚上，浑身疼痛，彻夜难眠。第二天，我得到了哥哥病故离世的消息。这些充满着诡异的生活现象，更让我相信，在大千世界、五彩缤纷的万花筒里，在“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的芸芸众生中，亲属中、亲情间确有“心电感应”这一说。

这一次会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生活的规律告诉我：该来的事情它迟早要来。人常说，人得跟着“奈何”走，奈何是什么？我的理解是：奈何应该说是你用尽了吃奶的力气，也左右不了的生活际遇，是冥冥之间，事情发展的必然走向。

小满那天正下着雨。中午时分吧，我接到了那个令我狐疑了几天的电话：“爸爸骨折了，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我现在正往家赶，你也回来吧，看看该咋办。”电话是弟弟打来的，乡下人直来直去的性格，使我根本不用费力去怀疑它的真假，愣怔了半晌后，这才想起去拨打父亲的电话，然而，电话那头的状态，一直是无人接听。

父亲今年已七十七高龄。人大了，生命中随时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状况，我不敢去妄加猜测，但我知道，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我一边平静着自己的思绪，一边想象着父亲遭遇不测的原因。按理说，生性倔强的父亲，身体硬朗，一直号称自己能跑能走，不用我们给他操心的。事实上，多少年了，我们兄弟姐妹们，拖家带口，